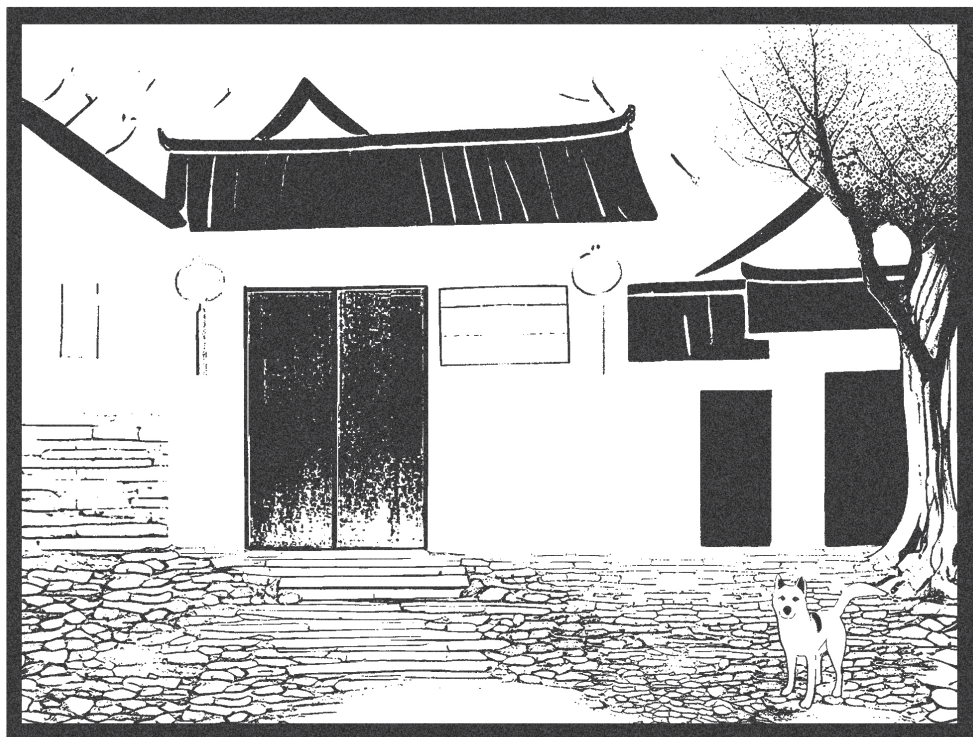


小芳出嫁

伊北

／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- 小芳出嫁 / 伊北著. --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25.
6. -- ISBN 978-7-229-19501-4
I. 1. 247.7
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5VU9877号

小芳出嫁

XIAOFANG CHUJIA

伊北著

责任编辑: 阚天阔

责任校对: 刘艳

装帧设计: 刘沂鑫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诚迈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制版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×1240mm 1/32 印张: 8.125 字数: 200千

2025年6月第1版 2025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9501-4

定价: 5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自序

这十年主要精力放在长篇小说，中短篇写得不多，现在集结成书，翻出来一看，实在有些汗颜。不过写小说就像做菜，要依原材料来定做法。如果天生适合写短，那就没必要硬拉长。反之也一样。

这些小说大多先在期刊发表。《小芳出嫁》的素材本打算写成长篇，名字都想好了，叫《桃树坪》，后来还是“取其精华”，压缩成了中篇。这篇被拿去改影视剧了。《朝朝暮暮》写的是小城青年到大城市旅行的见闻与感受；《天地春》探讨夫妻关系；《冰清玉洁》（发表时用的不是这个名字）记得发在上海的《小说界》，后来还入选了一个青年作家年度选本。《小儿女》讲的是亲子关系；《心事》则关注在大城市漂泊的底层中年人面临的生育困境。

这次出书，也算是给自己一个鼓励，今后争取在中短篇上多下些功夫。

伊北



目录

小芳出嫁	1
朝朝暮暮	81
冰清玉洁	117
天地春	143
小儿女	189
心事	227

小芳出嫁

PART 1





山是连绵的山，又密。路夹在当中，跟肠道似的。车走在路上，就仿佛肠道里一文菌，小得更没法说。从航拍角度看，有点类似游戏里的小甲虫通关，可可爱爱的。不过司机们却不觉得可爱。这路多半是从岩壁上凿出来的，行进十分艰险，夜晚不大能走，白天也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。一要注意对面来的车，弯路多，视野有障碍，对面来车可能到跟前才能发现；二要小心悬崖，路边只有矮矮的绿色护栏，方向一旦不对，随时可能冲下去，葬身密林。但这些危险可能只在外地司机眼中是危险，对于杨凡雁这种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来说，这种路况根本算不了什么，她从小就在那里走动，没有什么险境是她不知道的。实际上，二〇一〇年之后，凡雁觉得每次回乡都是种享受。原因无他，老家空气好。这地界非东非西非南非北，自古也不是中原，属于一小块被遗忘的地带，而这里的十万大山就是个天然氧吧，是大城市不能比的，尤其是在全国上下频现雾霾的冬天。凡雁的故乡呢，天气不冷不热，空气则是甜丝丝的。这里没有工业，农业不算发达，县城里一条河穿过，青青碧碧的，顺着河往上走，迤迤迤迤，过了个山

隘，就是凡雁老家了。她家门口也有河，就是县城那条河的上游，家里的宅院，推开门就能见到山。屋宅后院有竹林，祖辈去世的人，就葬在竹林后头。屋宅左侧种菜，右侧养羊养鸡，前场种着枇杷、桂花。凡雁最稀罕这两种树。每年春季，凡雁都会让她哥摘些枇杷，用松针铺底装进箱子，寄到深圳去。八月十五，她则会驱车由深返乡赏赏金桂、丹桂。当然春节也是必回的。农村格外讲究人场，凡雁不愿意让爸妈哥嫂失望。

杨凡雁从老家到深圳已快二十年了，今年过年，凡雁接老哥凡虎急电，希望她早些回来。凡雁问什么事，是爸妈的事吗？凡虎电话里没多讲，让她回来再说。看来是大事。凡雁不敢怠慢，跟窦城商量了一下，窦城表示理解。凡雁跟窦城是男女朋友，准备领结婚证那种。窦城四十多岁，上大学出来的，离过婚，有个儿子跟女方，房子也被女方拿走了。他跟凡雁租房子住。凡雁知道，让窦城跟着回老家也是种折磨。倒不是窦城看不起她，实在是老家亲戚太多，跟着回去过年，需要应酬的太多，基本类似于动物园的动物展览。窦城嫌麻烦。现在好了，凡雁有事提前回，他暂时不用跟着，也解脱了。凡雁很珍惜这段感情，人到中年，还图什么。她也是离过婚的。第一段年少无知，跟外村的男人结了婚，生了个女儿。等到深圳的时候，凡雁就已经恢复单身了。这些年在深圳，凡雁做过不少职业，谈过不少男朋友，内地的、香港的，她见证着深圳的崛起，甚至还一度有过自己的房子，但那些都是过眼云烟，得而复失。她现在是理财经理，时间自己把控。

凡雁提前回家，也是想避开大年下，提前见见女儿晶晶。她女儿二十岁，在苏州打工。高中没毕业就出去了。前夫没少在女儿面前说她坏话，加上这些年母女几乎没怎么相处，她对小孩总

觉得亏欠。过年是个好时机，起码能见到人了。她给女儿准备了红包。晶晶讲究实际，只要钱。至于其他家里人，则是给礼物。老爸是补品，老妈是大衣，哥哥是鞋，嫂子是化妆品。至于哥嫂的三个孩子，到时候都给压岁钱。凡雁感谢老哥，心疼老哥，这么多年，她在外，家里全靠凡虎，为了生儿子，哥嫂生了三胎。大丫头小芳，二十五岁，十几岁出去打工，几年前大着肚子回来，生了个女儿。凡虎喜当外公。只可惜孩子的亲爹是个贵州穷小伙，早不知跑哪儿去了。小芳没有抚养能力，又不舍得丢，凡虎只好把外孙女养起来。凡虎家老二也是个丫头，上初中，成绩不错。老三是小子，在读小学。凡虎的老婆是个农村妇女，能干，少言，什么都听丈夫的。两口子平时在县上镇上干零活，也养鸡鸭猪羊，上面供两个老人，下面养两辈四个孩子。四辈一个屋檐下生活，其实说难也不算太难。农村养孩子不讲究，给口吃喝就行。但的确操心，凡虎这两年头发白了许多。

车开到镇上，凡虎来电话了，说妈在镇上二叔家吃席。二叔买不起县里的房子，在镇上买了一套。按照风俗，办席多少能收点钱，二叔不会放过这机会。挂了哥的电话，凡雁打给老妈，她停好车，在集镇上转悠，等老妈出来。她懒得去二叔那儿，人多，嘴杂，一去少不了被盘问。凡雁看红茶不错，称了一斤，八十块钱，又买了点茵陈留着泡水，窦城喜欢。窦城身体不算好，爱养生。给自己买的则是十多块钱的面糖，她小时候就喜欢吃，麦芽糖做的。约莫两点钟光景，她老妈出来了。凡雁招手，老人走过来。凡雁妈是典型本地乡村妇女的装束，黑裤子，花衣裳，最重要的是手上、耳朵上都有金饰。凡雁妈短头发，身材壮实，眉毛总是皱着，因而显得心事重重。车门刚开，凡雁就能感觉到老妈的气场不对。凡雁笑着劝：“别老生气，对身体不好。”

“知道你二婶去年挣了多少么，哼哼，二十万，养蚕挣十万，去平阳打工挣十万。”她妈说。

平阳是浙江的一个地方。他们这块不少人在那儿打工。车开了。她妈愤愤然：“我是一步都动不了。”

凡雁仍旧带笑容：“真那么缺钱？”

她妈：“缺！”

“缺多少，我给补上。”

“我就觉得一辈子我窝囊，你妈又比谁差！”

凡雁不说话了。的确，她也觉得老妈窝囊。嫁给她爸，半辈子肠子没抻开过。她爸打年轻身体就不好，挣工分的年代，全靠她妈，现如今流行打工，她妈也出不去。老头子一天也离不开人。可问题是，这就是她妈的命。结婚生子，开枝散叶，大半辈子都过来了，还能怎么变？偏偏她妈这好强改变不了。凡雁左手开车，右手朝后捞，把那化妆品袋子拽过来，拿给老妈。

“用着特别好。”凡雁说。

她妈怀抱着，瞅那包装盒，读出“玻尿酸”三个字。

“就这东西好，对皮肤好。”

她妈得了礼品，暂且不闹腾了。从镇上到村上，开车十分钟，凡雁没顾上问家里的事，车子就停到屋场前了。她妈下车，帮着往里拿东西，又吼一嗓子。乡下人嗓门大，一出声，屋里就出来三个孩。个子最高的女孩是凡虎的二女儿翠翠。男孩是凡虎的儿子相南。最小的女孩是凡虎大女儿小芳的女儿丹丹。所以按辈分儿论，这三个孩子，两个是凡雁的侄辈，一个是孙辈。翠翠相南叫她姑，丹丹得叫她姑奶奶。果然到跟前，丹丹就叫错了。其他两孩叫姑，她也跟着叫。凡雁妈纠正：

“她是老姑奶奶。”

“老姑奶奶。”

孩子遵命叫了。姑奶奶就姑奶奶，凡雁不喜欢“老”字。她知道自己不年轻了，何必“耳提面命”。屋门大开着。这也是老家的习俗。早上起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开门，直到晚上睡觉前才关。冬天亦如是。乡下人喜欢串门，不知什么时候就有邻居过来站一会儿。下午，凡雁家照例有桌麻将，但今儿凡雁妈到镇上吃席，薙了。屋子是二层小楼，顶上贴琉璃瓦。楼是二〇一〇年左右盖的，凡雁出了八万，算是贡献巨大。凡虎表示过多少次，家里永远有凡雁一间房。其实凡雁哪在乎这些，别说一年回不来几次，就是回来，又怎会缺了房子。她在县城还投资了一套。买的时候三十万，现在涨到七十万了。她在乎的是跟哥哥的感情。

夕阳西下。这屋子朝西，房门口金灿灿的。从门里朝外望，山峦的剪影跟女人的曲线一般，特别温柔。嫂子储荷拿着扫帚迎过来，跟凡雁打招呼。她刚把羊赶进圈儿，身上还有股骚味。但凡雁不觉得讨厌。六畜之中，她最喜欢羊，因为只有羊没恶相。家里的这两只黑山羊，过年要杀一只。凡雁问：

“哥呢？”

“到队里去了，马上回来。”

“爸呢？”

“屋里呢。”

凡雁往里走，大厅里头隔着的小客厅，她爸正坐在那儿看电视。还是瘦。她爸这辈子就没长过肉。前年小中风后，更是懒言。但抽烟却很凶。凡雁把带回来的烟递给她爸。她爸笑呵呵地，什么也没问就又静止在电视机前了。天黑之前，凡虎骑电动车回来了。到队里办完事，他又去镇上割了肉。蔬菜家里种，肉除了年下杀牲畜，平日都得自己买。凡雁回来，少不得做顿好的。凡虎

和储荷一阵忙活，端出了酸菜猪肚、山笋腊肉等几道菜。都是凡雁爱吃的。凡雁把礼物分了，众人皆欢喜。凡雁奇怪，到家居然没人问窦城的去向，倒省得她交代了。饭吃到一半，凡雁才想起少了个人。

“小芳呢？”凡雁问。

“楼上。”凡虎说。

“怎么不下来？”

凡虎没好气：“随她！”

凡雁顿时明白，事情出在小芳身上。她爸妈都放下筷子。孩子们吃完了，到小客厅看动画片。储荷劝凡雁再多吃点。凡雁问：

“大人的事孩子的事？”

储荷捣她一下：“先吃饭，一会儿上去看。”

凡雁当然知道，小芳是这个家最不省心的成员。任性妄为，天不怕地不怕。不到二十岁出去打工，跟人谈恋爱，结果“带球回家”。好在这在乡下并不能算个大事。倒不是乡村“藏污纳垢”，而是这里对于生命，很少做道德判断。这里的生命观很朴素，性爱不是什么不能提的话题。所以，人生育，也不像城里那么讲究。吃完饭，凡虎抽烟。嫂子储荷陪凡雁上楼。

二楼四间房。小芳住顶东头。

储荷敲门，不等里头响应就直接推开。

“芳呐，姑回来了。”

“姑呐——”杨小芳回应了一声。

当地人的口音习惯，尾部喜欢带个呐字，有点像唱山歌。凡雁应了一声。小芳斜靠在床上，穿着当地人上街都会穿的那种绒面袄裤。漂亮还是漂亮，就是邈邈。

“不饿吗？”凡雁问。

“下午刚吃的。”储荷代女儿答。

床头柜上有拆开的饼干袋子。凡雁朝里走，刚想问侄女哪儿不舒服，眼神掠过，凡雁一惊。适才她眼拙，到跟前才看到小芳隆起的肚子。实在是棉袄的掩护打得好。凡雁回头看储荷，储荷面露难色。好了，明白了，小芳又有了。

“谁的？”凡雁问。

储荷看看女儿，再看凡雁：“祁德曜家的。”

凡雁反问：“那不就在旁边吗？”

婆婆叫储荷。储荷忙不迭下去了，屋里只剩姑侄俩。凡雁走到床边坐下。小芳还是漂亮，毕竟年轻。而且杨小芳的样子，跟她年轻时候像极了。斜斜扎头发的时候，更像。凡雁抓着小芳的手，柔声问：

“要结婚的吧。”

“结不了，我懒得理他。”小芳声音很厉。

话音一落，杨凡雁就彻底明白了，这便是老哥让她早点回来的关键所在。



事情原本是简单的事情。头几年，小芳从外头打工回来，生

了女儿丹丹。凡虎就不让她出去了。一来怕再惹事；二来孩子小，需要照看；三来，小芳在家，也能帮衬爹妈，管管弟妹。谁知杨小芳除了两季农忙伸把手，偶尔管管孩子，其余时间，不是长在麻将桌上，就是闲逛。一不小心跟邻居祁德曜家的二儿子祁小伟好上，弄出个“人命”。有孩子了，自然要谈婚论嫁。小芳到祁家门上吃饭，公婆却不大喜欢。杨家没钱，就靠凡虎一人撑着，估计拿不出什么嫁妆。小芳呢，又是直脾气，大炮似的，没眼力见儿，不懂得巴结公婆，仗着模样俊俏，到哪儿都一副天下第一的样子。加之小芳虽是头婚，但已经有个女儿，所以基本等于二婚。祁家多少有点看不起她。磨叨了几个月，肚子大了。杨家着急，托人带话，要说法。祁家一直没回复。进了腊月，某日，祁家老娘突然带了三个人来通知杨家，说三天后过门。杨凡虎诧异，问：“太急了吧。”

“不是你们着急么？”祁老娘反问。

“总要有个准备时间。”

祁老娘：“不用准备，三天后接人。”

祁老娘又说：“不用嫁妆，也不给彩礼了。”

如此仓促。显然是不把杨家当回事儿，不给杨凡虎脸了。

杨凡虎驳斥：“那不行，得按规矩，你提亲，我出嫁。”

祁家老娘听罢，没作声，直接扭屁股走了。

杨小芳气得大骂：“不嫁了！孩子送人！他都不在乎，我还能在乎?!”

小芳奶奶哭天抢地。爷爷还是跟石头人一般，他就是想争想辩，也没那个气力。只有储荷保持冷静。事情闹到僵局，她跟凡虎说，还是让凡雁回来处理。凡雁是女的，又见过世面，不像你愣头青。

等待姑姑杨凡雁回乡的日子里，杨小芳蹦跶过几次。完全的物理运动——跳绳。她想直接把孩子蹦掉了，结果孩子没蹦出来，她倒崴了脚。拉到卫生所，女所长警告她，孩子已经上了月份，再流产对身体伤害大，八成将来不能再怀，这一胎还是踏实生下来为妙。小芳自觉半生潇洒，突然被个孩子拖累住，一气，病倒了。整日就在二楼床上过日子。

祁家再没来过人。

凡雁回家第一夜，凡虎跟她聊到快十二点。凡雁不明白，侄女为什么一个跟头要摔两次。第一次是傻，第二次呢？还傻？

凡虎解释：“也是有人介绍。”

凡雁追问：“然后呢。就谈了？”

凡虎：“觉得喜欢就谈了。”

凡雁恼：“就弄出孩子了？”

凡虎气弱：“上次那个是贵州的，离得远，这次是老家人，刚开始谈得不错，就觉得肯定会在一起肯定会结婚。”

凡雁无言。月份大了，陷入被动，怎么开始的看来不用追究了。事已至此，只能面对未来。孩子如何安置是当务之急。

凡虎一说起来都是烦厌：“我要有钱，也愿意多养，何况是自家孩子，问题是这孩子咱们就不能养！不说家里已经有四个，还有两个是上学的。好，硬着头皮养了，人卫生所的人都说了，这胎十之八九是男孩，养了男孩，亲爹离那么近，养到大，亲妈姥爷再好，能阻止孩子找亲爹认祖归宗？白养！”

“所以，能结婚还是结婚。”凡雁说。

“他就是拿劲！不把咱们当头蒜！我丫头哪不值钱，漂漂亮亮的！”

“这话就别说了，事得往好处想，照我看，就是两家别着劲，

僵住了，明天我去说说，祁婶子也不是不讲理的人。”凡雁劝道。

“她讲理？那村里都是好人了，麻将都没人跟她打！”凡虎说完，凡雁就打发他休息了。照杨凡雁看，这事儿简单，跟城里那些调解节目一样，两家传传话，把事情说开，疙瘩解开，就又皆大欢喜了。小芳这种情况，结婚是最好的选择。孩子得有爹呀。她一个人怎么养？更何况，这要崩了，以后还怎么找人？都是愁事。迷迷糊糊睡了一夜，次日一早，凡雁抹了脸，又捋饬了一番，吃了嫂子储荷备好的早饭，便往旁边祁家去。

祁老爹在县城找了点零活儿，一早就带两个儿子去了。祁家儿媳刘芬是上游镇上的姑娘，嫁到祁家后，一口气生了两个男孩。她在本镇开了家服装店，专卖儿童衣服。到年底生意不错，她去县里拿货，所以一早也跟车走了。祁家门廊下，只有祁老娘带着两个孙子晃荡。凡雁迎上去，笑眯眯叫婶儿。她顺手带了双鞋，深圳买的，她妈嫌大，只好便宜了祁老娘的大脚。凡雁上门，祁老娘就站起来。她笑她也笑，一点不觉得尴尬。

“回来啦。”祁老娘问道。

“婶儿，你咋一年一年都没啥变化，越活越年轻。”凡雁客气道。

好听话喂过去，祁老娘笑得跟朵花似的。

凡雁直奔主题：“婶子，咱是不是有什么误会。”

祁老娘：“没误会。”

凡雁：“你看小伟和小芳，挺好两小孩。”

祁老娘：“一辈管一辈，不是不想管，是管不了。”

凡雁只好退一步，态度先虚下来。

“小芳不太懂事，婶子多担待，小孩心善，就是嘴巴直。”

祁老娘把皮鞋盒盖打开，瞄了两下，放在脚边小板凳旁，迎

着光，眼睛眯缝着，叹息：

“我劝过老二多少次，可他就说性格不合，感情破裂，没法过。也是头倔驴。”

凡雁上前，态度更柔和：“其他都好说，可肚子等不了。”

“本来也不是我们要要的。”祁老娘推得干净。

凡雁来火了，这话十足无赖，可走到这一步，终究是女方被动些，在这乡村野下，跟他讲事实婚姻也白搭，就算去法院告，告赢了，他不给钱你也没办法。凡雁只好吸住气，说：

“婶子，再怎么说明，也是你们家骨肉。”

祁老娘低头瞄瞄两大孙：

“我们家，不缺男孩。”

凡雁用笑声掩饰愤怒，声量控制住：

“老婶儿，我替小芳给你赔不是行不行，本来是好事……不至于……真的……婶儿……你说你又娶媳妇又抱孙子两全其美……多好。”

祁老娘跟战士守阵地似的，她也来个推心置腹：

“凡雁，这三门里道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你，以前我还说把你说给大伟，谁知道被王八蛋志强抢了先，可问题是这一码归一码，我们老辈再同意，小辈过不到一块，怎么搞？就是硬安到一块，也拧不成一股绳儿。”

娘的。祁老娘这看来是攻不破了。只是眼下凡雁还摸不清她的真实意图：到底是拿劲，还是真就坚决不支持。如果是拿劲，那还有希望，只要面子给足了，把他们家抬高，这事儿兴许能成。但要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，这事就难办了。凡雁打祁家回去，一天没说话。她娘问，凡雁就说没碰着人，等明儿再去。哥嫂回来，见凡雁不响，也不多讲。晌午，凡雁又到侄女小芳屋里。她

又拽住小芳的手：

“芳，你跟姑说句实话，你到底想不想跟他过。”

小芳沉默。凡雁有答案了，随即道：

“你要想过，姑就再想想办法，但这脾气要改，不能跟个大炮筒子似的，这样到哪都不招人喜欢。”

小芳拧着脖子。就算服软了。

凡雁把手放她肚子上，棉袄鼓鼓囊囊的。

“还哪不舒服？”

“又不是第一次了。”

“也注意点意，一会儿弄个孩一会儿弄个孩。”

“知道。”小芳咬牙道。

“别傻了，早点成个家。”凡雁叮嘱。

“缘分没到。”小芳淡淡地说。

娘不行，找儿子。杨凡雁觉得，突破口还是应该在祁小伟身上。次日晌午，凡雁才在水渠边堵到小伟。他正推着电动车，往镇子方向去。凡雁从坡上走下来，跟小伟打招呼。祁小伟“嗯”了一声，态度冷淡。八成昨儿个也听他妈说了杨家人的到访。小伟跨上车，要走。杨凡雁步子加快：

“你等一下。”

小伟站住了。细长的小路就他们两个人。虽然是冬天，这会儿的太阳却有点能量，小伟额头出汗了。小伟是晚辈，凡雁不客气：

“你跟小芳打算怎么办？”

小伟不作声，又推车向前。凡雁一把拽住车屁股的小杠。他逃不了了。小伟眼珠子朝地，脖子上的青筋出来了：

“不办。”

他又企图逃离。怎奈杨凡雁大力回拉，两人只能僵持着。

“你是个男的，就要负起男人的责任，事情做了，你拍屁股走人了，像话吗？”

祁小伟在方圆几十里都没听过这么严肃的话。

“是她勾引我的。”小伟反驳。

凡雁火冒三丈：

“她勾引你你就上钩？你舒服了你走了，她呢，孩子呢？”

“那就是个意外。”

“这个不讨论了，谁造的孽谁收场。”凡雁严肃地说。

祁小伟抬头，盯着凡雁看了几秒，突然抽身，跳到电动车上。凡雁速度快，直接跳上后座。车刚开出几米，凡雁勒住小伟的脖子。司机失去平衡，车自然也开不稳了。两个人直接摔到路边的田里去了。小伟也恼了，爬起来说：

“雁姐，这事跟你就没关系！”

“我是她姑！她是我侄女！你就说那是不是你的孩子。”

小伟呛声：“我不想跟她过！”

凡雁声音加重：“早干吗了？”

“早不知道她是这样人。”

凡雁推了一把小伟，像是要打架。

“哪样人？你是好人？”

事态逐渐失控。

“她就是进了门，也过不下去，她跟谁都处不到一块，早发现早好，现在结，以后还得离。”祁小伟说道。

“那孩子呢？”凡雁逼问。

“我不要。”

“你不要？”

“我们家不缺男孩，不等着传宗接代。”

跟他老娘一个口径。串通好的。

“你这是犯法知道不。”凡雁恨得眼睛都红了。

“雁姐，别老为难我，我一个单身小伙，养个孩子，以后怎么找人。”

话说得不能再白了。杨凡雁认识到，这事儿，麻烦了。想让祁家回心转意殊非易事。她只好拿出最后一招，威胁道：

“我可告诉你，你不要，有人要！这孩子你一辈子别想见！”

撂完狠话，凡雁单手叉腰站在田地里。不远处一头水牛杵在那儿，正朝他们看。收效甚微，凡雁扭头往家去。她原本以为祁小伟会追上来吵吵，谁知背后一阵突突声，小伟直接跨上电动车，朝跟她相反的方向，扬长而去。



女儿从苏州回来了。杨凡雁得去县城一趟，顺带收房。她这房子多年前就买了，一直是毛坯，没装。爸妈习惯住乡下，哥嫂来县城次数也少。这次装修，一来是侄子侄女将来上中学，可能用得上，二来是因为有个同学撺掇。那同学过去跟凡雁同桌，黑不溜秋的，人老实，轴，十多年前在工厂打工，失手打死了个人，

进去了。前年出来没事做，办了个小装修公司。凡雁这单算照顾老同学，给了五万，简单装装。凡雁起得早，不到八点就到县城的家了。开门验收，马马虎虎，她对县城的装修技术本来就没抱太大希望，地板铺整齐、墙面洁白，卫生间厨房还算规整，她就满足了。凡雁把这儿当成最后的退路，自己的养老房。九点多钟，晶晶打电话来说起来了。她自小跟着爸，但志强基本不管，所以晶晶算是奶奶带大的。实话实说，老太婆人真不错，就是不知怎么养了个儿子不着调。这些年，志强没出去做事，地不种，工不打，乡下县里来回晃荡，据说现在是职业打麻将。凡雁就没听说他挣过钱。过去模样还算周正，凡雁那时候年轻，就图这点。现在呢，瘦，黑，人几乎脱了相，就是个大烟鬼。凡雁在县城的路上遇到过他，但没打招呼，她朝小路一拐，避开了。但心里却觉得：这人完蛋了。当然凡雁也不认为自己的处境比他好多少。她不指望窦城。他比她大，又是男的，八成活不过她。他离婚离得恨不得倾家荡产。因此，钱上面她也不苛求。她对窦城，只要求一份陪伴。当然在工作上他也帮了她许多，她做理财经理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。

她同样不指望晶晶。这个女儿存在的作用多半是名义上的。哦——在这个世界上她还有个女儿。仅此而已。女儿从小不在她身边长大，说亲是谈不上的。但这两年，她能感觉到，晶晶成熟了。过去在电话里能和她吵起来，现在冷静多了。她生晶晶生得早。现在晶晶二十出头，她也还不算老。她们不像母女，更像姐妹。早上九点五十，杨凡雁到小区门口接了晶晶，母女俩一起去凤竹园吃早饭。本地早饭的特色是喝汤，玄参肉饼汤，或者就是吃面，口味还算清淡。但当地人又是爱吃辣的，凡雁觉得这一点很矛盾。一顿饭晶晶没跟她说几句话。晶晶在苏州的化工厂里做

事，因为凡雁自己没什么事业，所以她也很少问别人的事业发展。自己女儿也不例外。而且，这么多年，她跟晶晶形成一种默契——无论大小事，她不说，凡雁就不问。吃完饭，杨凡雁要带女儿去看看房子。晶晶不去。凡雁建议去河边走走。晶晶同意了。这几乎也是她们的“老节目”。河是全县人的骄傲。河对岸是矮山，河水青碧，这时节水面还算安静。到了夏天丰水期，则龙腾虎啸，蔚为壮观。现在很少有这样干净的河了。母女俩沿着河岸往西走，不到二十分钟，便进了老城区。

河面上架着座以船做基的浮桥。河对岸是个景点。两个人走过去，刚巧碰到一群中老年男人正在做准备活动，要下水冬泳。凡雁和晶晶在凉亭里歇了。凡雁从包里拿水给女儿喝。晶晶喝了一口，笑嘻嘻问：“你还跟那个男的在一起不？”

凡雁一惊，但稳住了：“哪个男的？”

“银行那个。”

“差不多。”

“差不多”也是当地人常用的口头禅。问什么都差不多。虚虚实实的样子。女儿问敏感问题，凡雁趁机反问：

“你怎么样？”

晶晶又咕嘟咕嘟喝两口：“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。”

“眼光别太高。”凡雁劝。

“等会儿还要相亲呢。”晶晶开玩笑一般。

这是个新闻，杨凡雁报以极大兴趣。这会儿要拿出妈妈的权威了。逼急了，晶晶才说：

“我也不想相，家里老催，过年回来也就这点事儿。”

家里，不用说就是张志强他们家了。老催，无非希望女儿早点出嫁，他好“完成任务”。这些年，他没少打着晶晶的幌子找她

要钱，美其名曰：抚养费。晶晶下学出去打工后，凡雁就直接给女儿了。其实杨凡雁倒希望女儿多读点书，学点本事，别那么着急结婚。就算找，也优先在外面，找志同道合年纪相当的男人，千万别走她的老路。可问题是，在苏州，晶晶除了年轻，长得也还算漂亮，还有什么筹码？恐怕晶晶也明白自己的处境，所以才有了“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”的感叹。过年回来相亲，也是权宜之计。万一碰到好的了呢？凡雁问晶晶人在哪儿见。

“男方要上门，我没同意。”

凡雁的理解是，或许晶晶嫌她爹家房子破，没面子。过年，二叔三姑四姑家那些个人往来频繁，撞到了也难为情。

“不行就到我那，新房子。”

晶晶坚决不去。

“那房子以后也是你的，看看自己的房子总可以吧。”

晶晶似乎有点感动。

“那你呢？”

“我陪你去。”凡雁自告奋勇。

“那不行，哪有相亲带妈的。”

“媒人来不？”凡雁问。

“来。”

“媒人不也是外人，你就说我是你堂姐。”

晶晶望着凡雁，憋了一会儿，笑了。说是堂姐，没准真没人识破。母女俩又掰扯了一会儿，晶晶便给媒人发微信，把见面地址改了。陪女儿相亲是杨凡雁始料未及的。她总觉得晶晶还小，还没到成家的时候，她也还不至于这个年纪就当丈母娘。可事情推到眼前，凡雁不得不将心理预期提前。到了家，她帮晶晶简单补了妆。啧啧，女儿看上去更漂亮了。其实化妆都是多余，这个

年纪，胶原蛋白就是最好的化妆品，拼的就是朝气。一说相亲，凡雁的心思又变了。她忽然觉得女儿要能在县城找一个老实男孩也不错。成家立业，过普通日子。外面的风浪太大，如果这几年没有好机会，到了三十，再想回县城都难。凡雁也希望女儿早点生育，但前提是，必须结婚。绝不能像小芳那样不明不白。

到时间，媒人领着男方上门了。凡雁本以为媒人会是中老年妇女，谁知却是个年轻姑娘。梳着马尾，脚踩高跟，恨不得比男方还高。她妆化得浓，一进门就是一团火，把凡雁和晶晶都敷衍住。男方个子不高，胖头大脸，眼睛小，鼻子却微微有点趴。他手里拿个手包，看到晶晶，尴尬的笑容立刻就浮现出来了。

晶晶介绍：“这是我堂姐。”

凡雁微微点头致意。媒人拉住凡雁的胳膊，对着两个年轻人说：

“那你们聊聊。”

说罢，凡雁就被她拽到里屋去。杨凡雁第一次经历老家的相亲，不懂规矩。媒人把门轻轻阖上，留个缝儿。媒人伸出食指竖着在嘴唇边比了一下，示意不要出声。凡雁点头。卧室离客厅不远，能听清楚外面说话。

“你属什么的？”

“属鸡的。”男方答。

“那我俩不合适，我属狗的，鸡犬不宁。”

“看不出来你还挺迷信。”

“你哪儿的。”晶晶又问。

“桃坪的，你嘞？”

“丰坪，你干什么工作？”晶晶接着问。

“县邮政局，你呢。”

“我在苏州，厂里头。”

“可打算回来？”男方问。

“还在考虑，你家里可有兄弟姐妹？”晶晶继续问。

“弟兄俩，还有个妹妹。”

“可买房嘞？”

“有房，全款买的。”

“那先这样吧。”晶晶戛然而止。

“加个微信吧。”男方恳求。

“不加了，不合适。”

“加一个吧，不讲话也行。”

“不加了，说了不合适。”

“我不跟你讲话，只要你在我的微信里就行……”男方有些着急。

晶晶老大不乐意：“你这人怎么这么肉，说了不合适不合适……”

男方还要纠缠。凡雁和媒人出来了。男方委屈，一个劲问哪不合适，要加微信。晶晶就是不同意。最后媒人好说歹说，晶晶同意让加“堂姐”微信——凡雁出马，把这胖头小伙加上了。

人走了，晶晶给出理由，说自己是独生子女，不想找家里有弟兄的。凡雁当然明白这是借口。女儿随妈，都是颜控。晶晶八成是没看上那张胖脸。毕竟人工作、住房都没得挑。人品，粗看也还憨厚。凡雁劝晶晶，说差不多就行了，别太搅毛。晶晶说没看上就是没看上。还说：

“你没看到他裤脚卷多高，一看就不是老实人。”

女儿这么说，凡雁就没话讲了。反正晶晶还年轻，还有机会。凡雁问她还有相亲局么，晶晶说：

“天天都有，满的，比上班还忙。”

凡雁苦笑。大城市婚恋是男方市场，剩下的女的多，还都条件不错。到了县城，乡下，那局面就要对调，是彻底的女方市场。谁家女儿，到适婚年龄，媒人真能踏破门槛。凡雁就给晶晶两点嘱咐：第一，选个正派的。第二，结婚之前不要怀孕。晶晶记住了。半下午，母女俩在新房沙发上歪了一会儿，算午觉。晶晶睡着了。凡雁侧躺着打量女儿，那鼻子，那眼睛，那眉毛，都得到了她的真传，只有嘴和下巴像志强。凡雁不记得多久没有这么近距离望着女儿，好像上一次如此，还是她小时候在襁褓中……慢慢地，晶晶睁眼了。第一句话就是：

“妈，借我点钱。”

没有上下文，突如其来，跟天降陨石似的。凡雁虽不适应，但毕竟是老江湖，脸上一丝波澜也没有。她用同样轻微的声音问：

“干吗的？”

“急用。”

“说说。”

“不借就算了。”晶晶破罐子破摔。

凡雁带点笑：“不说用途怎么借，万一拿去做坏事呢。”

“做好事。”晶晶嘴硬。

“具体点。”

母女俩都坐起来了。四目相对，凡雁能捕捉到女儿眼里的忧愁。凡雁不得不追问下去：

“谁用？”

“算了，不找你借了。”晶晶放弃。

“你爸让你来借的？”凡雁反要追问。

“不是，是我自己。”晶晶沉住气说。

“要多少。”

晶晶犹疑，像在心算：“差不多得……十万。”

这个数目是杨凡雁没料到的。她原本以为，充其量要个万儿八千，去买最新款的手机之类。如今上了六位数，肯定是大事，她更要问清楚了。晶晶被问急了，又炸毛：

“能不问吗？是借，又不是不还你。”

凡雁沉默以对。她知道，跟女儿没法讲理。过去是不好意思讲，现在讲了她也不听。她已经是大人了，有自己的意志，且非常坚固。她只能忍，拖，不放手，比耐力，等小姑娘疲惫了，自然就会口吐真言。母女俩耗了几分钟，晶晶果真耐不住了：

“是我奶，要治病。”

前婆婆？凡雁诧异。什么病？难道志强混蛋到这个地步？连老妈治病都不肯出钱？还是说山穷水尽了，拿不出钱来？不应该呀。老太太生养了四个儿女，一家凑一点也够了，怎至于让晶晶来找她要钱，她对前婆婆没有赡养义务。杨凡雁跟个侦探似的继续追问，小口子破开，晶晶便不抵抗了。她把大致情况跟凡雁说了：她奶现在小脑长了个瘤，老人不想开刀，要保守治疗，几个儿女也都尊重老人的意思。但晶晶发现了真相：老人不愿意开刀，一是怕花钱，二是怕术后恢复困难，家里无人照看。但晶晶托人咨询了上海的医生，说这种病是有希望治愈的。因此，她一回来就在做奶奶的工作。面对喋喋不休激动不已的晶晶，杨凡雁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她绝对相信女儿的话，也相信老太太的用心，更了解志强的冷酷。这也是许多农村老人的结局。她同情前婆婆，可问题是，这事儿，还轮不到她伸手。她劝晶晶跟张志强商议。晶晶反问：

“他这辈子办成过什么事？”

一句话说到尽了。可悲，连女儿都看透了他。杨凡雁心里乱，她不愿意立即同意，也不想当场否决。这事儿，她还得了了解，考虑考虑。她告诉晶晶，眼下她钱不凑手，等过了年再说。



过小年，凡梅回来了。她家就在凡雁家旁边，也是二层宅院。她爸跟凡雁爸是亲弟兄。她跟凡雁，则是堂姊妹。凡梅是家里的老大，她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。大弟凡竹三十出头，在上海打工，还没成家。二妹凡菊早早成了家，几年前不幸车祸去世。三妹凡兰在深圳，跟凡雁走得近，两年前嫁给了一个山东男人。就此，年三十到初一这两天，铁定是不能在家过。通常初二一早，她跟丈夫才开车返乡。

凡梅没结婚，却有个儿子。这事在当年狠闹过一阵。她谈了个福建男人，谈的时候不知道他有老婆，有女儿。到凡梅十月怀胎生了个儿子，他老婆闹了几场，男人索性提出离婚，老婆不肯，男人就拖着，后来老婆也觉着没意思，提出愿意离婚，但钱要攥自己手里，而且男人不许跟凡梅离婚。凡梅不肯，于是两边扯皮着。又耗了几年，他老婆觉着没什么意思，拿了钱也就放手了。一切便都风平浪静了，从此花开两朵，各过各的日子。过年这几

天，男人常常还是要和前妻女儿聚一聚。于是一到年下，杨凡梅绝不在福建待，早早地就带儿子回到老家，就当度假。凡梅一回来就找凡雁，见到凡雁就嚷嚷着张罗麻将。小芳一听说有麻将打，也从楼上下来。凡梅就这样发现了小芳的故事。

麻将小芳没打成，凡虎不让她打，但这并不妨碍凡梅她们替侄女操心。凡梅自己这样，所以更加没有一丝一毫看不起小芳，麻将桌上，她为小芳操心。她建议干脆自己养。

“怎么养？都不做事，就我哥一人累，这已经养三个了，马上还都要读书。”凡雁说。

“这边不养，男方也不养，自己身上的肉，真舍得送人？”凡梅的声音忽然小了，缩头缩脑地，“我今年还流掉一个。”

她对家储荷心惊，牌都差点打错。她下家邻居听住了，一时忘了出张子。凡梅提醒：“打呀！”

牌局恢复正常了。

不等凡雁细问，凡梅就抱怨开：“我倒想生，拿什么养？”

凡雁听出堂妹话里有话，牌桌上就不细问了。等收了牌，凡雁才关心：“干吗，不会掰了吧？”

“一年不如一年。”凡梅回应。

十年河东转河西。凡梅跟他的时候，男人手里有两个加油站，连着包工程，干什么，赚什么。他给凡梅开了茶叶店，还要帮她买房子。谁知几年一过，走了背运，男人被朋友坑，加油站没了，干工程又结不下款，年前打官司输得惨，法院判赔。哎，贫贱夫妻百事哀，何况凡梅和他还不能算夫妻。他半年没给凡梅钱，杨凡梅全靠积蓄过日子，她不痛快，也想着自己找点事儿。结果朋友圈卖鞋还亏了货钱。茶叶店生意不好，净搭房租，也收了。凡竹和凡兰给她在网上找了点活儿，月月好歹有点饭钱。凡梅和男

人的关系越来越淡，狠吵过几次。年前，他竟然连着一个礼拜没到凡梅那儿。凡梅生气，她是假的，儿子可是真的！碰着年，正好，她带儿子回乡溜溜，暂时不打算再去福建了。除非他三请四邀给实惠。

凡梅把烦恼跟凡雁说了。凡雁真心替她发愁。凡梅的路，杨凡雁也走过。那年她在关口买房，也是当时的男朋友——一个公务员帮还的房贷。后来两个人掰了。那人撤资，又遇上经济危机，凡雁断了供，只能弃房。等缓过劲，房价猛涨，她就再买不起了。这是凡雁半生的遗憾。但问题是，她那是房，还能舍，凡梅这是孩儿，只能负责到底。凡雁劝凡梅收敛点脾气，际遇不顺，心情不好是有的。她应该多理解，多担待。凡梅说得直接：

“他一分钱不给，我担待什么呢。”

“那分？走？你一个人带孩，怎么养，怎么弄？”凡雁反问。

“结婚的能离，我们这样的，手续都省了，孩子马上读小学，他要表现不好，我就送孩子回来上。”凡梅说。

“回来，然后呢。他要真不管了呢？”凡雁替凡梅捏把汗。

“不管那就不管。”

凡梅说话还有点底气，福建那边把儿子看得重。聊到这，两个人都有点沉默。凡梅提议去看看妹妹。凡雁转身去屋里拿了点水果和草纸。凡菊就埋在屋后头的半山上，走几步就到。几年前，她坐在丈夫的摩托车后座上遭遇车祸。两个人一齐撞飞，丈夫没事，她脑袋磕在路上，没了。肇事者赔了五十万，都给了杨家。可杨家人还是不能原谅女婿。他有吸毒的历史，游手好闲，神情恍惚，如果换个人开车，十之八九没事。命，都是命。这女婿过去挺好，外出打工，钱不乱花，还算老实。沾上那玩意儿就完蛋了。凡梅点着了火。凡雁把水果供在坟头。凡雁拖着腔调：

“过年了，来拿钱了。”

这是阳间和阴间的交流。

“她倒轻松，一了百了，就是孩子受苦。”凡梅苦笑道。

凡菊的孩子现在由外婆带。姑姑舅舅们帮衬，已经上小学了。他那不正干的亲爹一分钱不给，也不来看。凡雁沉默。凡梅又说：

“所以小芳那孩子就该流掉。”

“本村本地，以为怎么着也能成。”凡雁叹息，“祁家那边又肉头，耽误了。”

“要不再找人说说呢。”

凡雁说，说了，没用。一家人都是石头混子，不讲道理。

凡梅猜测：“要么不想给彩礼。亲生骨肉，又是大头儿子，怎么可能不要。”她是生儿子立了功，站稳了脚。所以免不了推己及人。凡雁只好把情况跟她讲了，包括祁家不缺后，以及祁小伟要再找人的打算。

“你找的谁？”凡梅问。

“小伟和他妈。”

凡梅把手里的松针摔地上说：“你找那不管事的啥用，得找当家的。”

凡雁恍然。只是眼下，自己家人去看来是不合适了。凡梅提了个人，跟观音菩萨保举二郎神似的。人是妥当人，可凡雁有点为难。村支书苗敏智跟她谈过，但当初她一定要出去，最终分了手。后来每次回家，凡雁多少避着老苗。他娶了个悍妻，生了两儿子。如今又接了他爸的班当了支书，整日忙得紧。可小芳这事过于紧迫，凡雁不得不厚着脸皮走一趟。

凡虎说老苗正在县上。凡雁觉得刚好，村里镇上招人耳目，县里地方大，见个面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实际上，苗敏智已经在县

上待了一个月。新农村建设，要拆村里没人住的土房子。房子拆了，补偿没有。村民不干了，好几个闹到县上。老苗只能带人做工作。凡雁找了老苗电话，打过去，立刻就约到人了。是顿晚饭。

凡雁半下午过去，到房子里打扫打扫，又化了点淡妆。奇怪，虽说是办正事，杨凡雁竟然有点不好意思的感觉。跟老苗有四五年没见了，他又添了儿子，还当了支书。当然，最关键的是，年纪也大了。凡雁打心底里不愿意见到大肚子秃头的老苗，那样的话，多少有点毁坏青春记忆。想当年，除了个子矮点，老苗还算是个精神小伙。天擦黑，凡雁驱车往饭店赶，她选了全县最新最时髦商区的牛排馆。老苗来得也算准时。还好，没什么变化。肚子不大，头发依旧茂密。老苗笑呵呵坐下，问凡雁有什么事。杨凡雁也不客气，正式叙旧之前，先把正事儿说了。老苗大手一挥：

“这都不是事。”

凡雁又把祁家不愿意结婚也不愿意要孩子的情况说了。

“这叫什么事儿，管不住自己，就得负责！”老苗义正词严地说道。

凡雁脸微微发烫。她被老苗的男人气概感动了。真找对人了，老苗当即保证去说和，认为问题不大。好了，正事说完，开始叙旧了。不过老苗刚问了一句，凡雁心中的青春滤镜就被打破了。

“在深圳买房了吗？”老苗咂着嘴问道。

杨凡雁忽然意识到，苗敏智其实跟千千万万的老家人没有本质区别，一开口依旧是房子车子老婆孩子赚多少钱等等。可她也理解这种问法，多少年各自天涯，能问什么？这些就是社会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。要问她有什么困扰那才奇怪。他问，她就答。

“没有。县里有一套，将来回来养老。”

“回来吧，别老在外面漂着，家乡建设需要你。”

老苗有点官腔了。凡雁不喜欢。她一笑置之。

“还一个人吗？”老苗又问。

凡雁一愣，随即撒谎：“一个人。”

老苗叹了口气，好像在她惋惜。凡雁又想找补回来，说自己男友是名牌大学毕业，做金融，才貌双全。可再一想又实在没必要解释那么多，曾经熟悉的人，现在是如此陌生。老苗又开始说自己在县里买的房子。巨细无遗，包括地段、面积、购房过程、未来打算等等。凡雁听得想吐，不得不揶揄一句：

“一套可不够，你有两儿呢。”

这话说到老苗心坎上。

“现在娶一个媳妇得一百万，就这么贵。”老苗痛心疾首。

“你就应该生个女儿，给儿子找老婆要花一百万，嫁女儿挣一百万，正好收支平衡。”凡雁继续打趣。

饭还没吃完，老苗电话响了。是他老婆打来的，照例查岗。苗敏智撒了个谎，说跟哥们喝酒打发了。凡雁本想再跟他溜达溜达，可他老婆一来电话，她又觉得没意思。县城说大大说小小，回头被熟人瞧见，又是麻烦事。于是吃完饭，凡雁抢着付了钱，两个人便各奔东西。



过了小年，村里开始有点热乎气了。凡竹从上海回来了，打麻将不缺人了。但晚上打，白天还得忙。年里头的肉、菜，凡雁是包了的。一大早，她就去集镇上采购。凡梅懒，还要带孩子。凡竹陪着凡雁。凡雁刚去闯深圳的时候，凡竹也跟着。不过混了几年后，凡竹转战上海，再没回去过。凡竹过三十了还没结婚，家里人先开始愁，年年过年都说，尤其是走亲戚的时候，那亲戚说起来更狠，口气多半是为你好，“该结婚了，年龄再大就没人要了”。凡竹的态度也很好，你说，他就附和，但一转脸，依旧不照办。近两年，大家也看出凡竹的固执，索性不说了。凡雁是从头到尾都没说过。她知道，哪怕是兄弟姐妹，也不能干涉对方的私事儿。她相信凡竹有他的想法和选择，否则不会耽误到现在。她理解，她体谅，她觉得独身主义也挺好的，她甚至还要帮凡竹打点掩护，说些好话。在外打拼那么多年，什么场子凡雁都做过，有什么是她看不明白的。但明白是一回事，说不说又是另一回事儿。说了，情分搞不好就没了。那不如不说。

凡竹喜欢吃镇上的红薯丸子。几个老太婆永远在菜市进口处坐着贩卖，跟门神似的。凡雁给凡竹挑了两斤。凡竹说要带回上海一点，凡雁劝他现在别买那么多，临走再买，这东西不能存。一到年，镇上的肉铁定涨价。羊肉卖到九十八一斤。一只三斤重

的公鸡要三四百。凡竹跟着，那就绝不能叫凡雁花钱。凡雁心暖，弟弟没白疼，出息了，看来在上海挣到了钱。买完菜，姐弟俩在镇上新开的面包店里歇脚，一人点了一杯奶茶。凡竹也为小芳的事发愁。一着急，他提议：

“要不给他们塞点钱呢。”

“给谁？”凡雁皱眉，立刻反应过来，又说，“别人嫁女儿是挣钱，咱不能赔钱。本来人就看低咱，咱不能服这软！这口气，得争。”

“但也不能赌气。”凡竹说。

“等等看吧，就是个博弈，看谁熬到最后，不过做好最坏的打算就是。”凡雁道。

结果当晚，坏消息就来了。老苗回话，说去做了工作。但祁家硬得跟茅坑里的石头似的，死活不松口。依旧是人不娶，孩不要。小芳气得一跳多高，又想蹦掉孩子，被众人制止了。凡雁跟凡虎开小会商量对策。凡雁的意思是，趁着年下，再找人做做工作，但也要做最坏的打算。凡虎脸色阴沉：

“现在就可以打算了。”

凡雁说不出送人二字。

凡虎却不犹豫：“要送就送得远一点，起码得出县里。”

又说：“老苗做过工作，这事儿就瞒不住了，也好，都知道了，对祁家也是个压力，他想为难咱们，就不想想自己孩儿流落到外头，他老祁家脸上有什么光。”

“就是苦了小芳。”凡雁说。

“自己造的孽，受点苦也应该。”凡虎说。“苦一苦，苦三年，不苦一辈子。”

定好大方向，不改了。两个人下了楼。堂屋里，储荷、小芳、

凡梅、凡竹四个人在打麻将。凡雁冷眼看过过去，杨小芳脸上并无愁色。相反，因为快当妈妈，又有灯光照着，她气色竟出奇地好。凡雁一面为小芳悲哀，出了年，就是生离；一面又不禁为小芳庆幸，她就是一只瓢，随着命运的洪流，漂到哪儿是哪儿。所幸，她还蒙昧未开，仿佛万事不往心里去。没有深切的爱，就不会有彻骨的痛。小芳也像是竹林里的那只猫，一不小心有了露水姻缘，该生就生，生完了，继续过自己的日子，依旧雀跃。真要这样也就罢了。

麻将打到快十二点才散。小芳输钱了，欠着。凡雁帮她结了账。天不冷，几个人又在屋场前聊天到快一点才各自回屋睡觉。下半夜小芳肚子疼，凡雁住她隔壁，吓得忙着起来找药，又问要不要去医院。结果杨小芳一泡尿拉过，好了。但凡雁还是不放心。次日，便叫上凡梅，两个人一起陪小芳去县城妇幼做产检。因为没提前预约，那就只能找熟人。凡雁托了县城大伯的女儿月悦。月悦跟凡梅一样，都是堂姊妹，但比凡梅稍大。月悦离婚了，女儿跟前夫。她现在和县领导的司机处朋友，就差一张证。她做地产销售，认识的人多。加之男友的关系，她在县里很吃得开。月悦一打招呼，产检便做上了。再问预产期。月悦鼓掌惊呼：

“怎么跟我嫂子一天！”

一问才知道，月悦二嫂正怀着三胎。只可惜，是女孩。月悦叹息：

“大哥家两个女孩，不能再生了，二哥有两丫头，二嫂年纪不算大，还能再拼一个，本来二哥也说不要，但去年我爸小中风，身体不行了，二哥二嫂也是孝，心想要能要个小子，爸一高兴病就好了。爸这一辈子，就想看到个孙子。”

凡雁、凡梅默不作声。凡雁明白农村老人的执念。没男丁，

就等于绝了后。将来没人上坟，在阴间都会缺钱花。

小芳不走心，一边吃着鸭头一边说：“他要孙子，把我这给他当孙子不就得了。”

凡雁惊呼：“别乱扯！”

差着辈呢。好在月悦倒不在乎这些，只是到时候又是孙女，不知道怎么跟老人开口。小芳去上厕所了，越是临产，她越夹不住尿。凡雁怕她倒厕所里，亦步亦趋陪着。产检的时候，小芳还问医生能不能流呢。这丫头就是不长心！上完回来，姐儿四个又闲唠了一会儿，凡雁便开车带凡梅、小芳回村。车拐进小路，小芳先下，进屋了。凡雁又多开几十米，把凡梅送到家。凡梅鬼鬼祟祟拉着凡雁，让到旁边土房子里说话。凡雁不解，但也跟着去了。这土房有年头，夹在两家之间，一半属于凡梅家，一半属于小叔。他小叔有两个儿，大的在深圳，小的在厦门。小叔夫妇跟小儿子在厦门过活，平日不回来，这半片房子，也就荒在这儿。凡梅把门关好。凡雁轻微埋怨：

“人话鬼话？要到这儿说。”

凡梅依旧鬼鬼祟祟，声音发飘：“就你们去解手的时候，月悦出了个主意。”

“什么主意？”

“小芳跟她嫂子预产期不是一样么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她嫂子生的女孩，小芳生的男孩。”凡梅道。

“有什么关系吗？”凡雁不耐烦地问。

“她家想要男孩，小芳要不要随便。”

凡雁浑身一紧，跟受了阴风，鬼要上身似的。她想到了，但不愿意相信。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凡梅拦住她的话。

“对，她要男孩，小芳随便，那干脆到时候，小芳生出孩儿，对外就说是死胎，然后让护士悄悄把孩儿送到她嫂子那，对外就说是龙凤胎。两全其美。”

凡梅深觉得自己的主意高妙，激动得拍了一下掌。

“月悦怎么说？”凡雁追问。

“就她的主意她能说不好么。”凡梅答道。

凡雁沉吟。这主意荒诞，可荒诞得又有几分道理。她往心里去了。凡雁打算饭后跟凡虎聊聊。可要吃饭的时候一盘算，她又不想说了。换孩子，这做法太铤而走险，约等于“狸猫换太子”。一个说是死胎，一个说龙凤胎。就算瞒得过县城大伯，堂哥堂嫂能养四个孩子么。更何况，关键的这个儿，还不是亲生，坚持到底的概率就小了。万一中途弃养，孩子被送来送去，那就真是件伤阴鸷的事了。到时候漏了风声，祁家难免会闹。总结起来一句话：伤天害理的事，别做。主意一定，晚饭凡雁就没在家吃，到凡梅那凑合的。凡竹回来，做饭什么的他包了。凡梅只负责扫扫地。晚饭后，凡雁拦凡梅到桂花树下坐着，把担忧说了。

“就是那么个想法，月悦后来也说不行，医院都登记了，很难操作。”凡梅笑呵呵地说。

不行最好。这茬就不提了。再想别的办法。

凡菊留下的儿子跟凡梅的儿子抢电视。凡梅的儿子被打哭了。动静一大，凡梅和凡雁过去看。凡梅骂：

“超现在就是土匪！”

凡菊留下的儿子叫小超。

“我不想看猪猪侠。”小超说。

“奶奶呢？”凡梅问。

小超朝外看。凡雁明白，凡梅的老娘，她的婶子，又去打麻将了。凡梅自己没打上麻将，心里怨怒，她老妈整天玩得乐呵，她更来火。

“她老人家现在是油瓶倒了都不扶！我跟你说刚回来那天，就到那县城家里，我一推门我都惊呆了。三室两厅都不够她用。那个乱呀！”

房子是凡兰买的。小超在县里上小学，凡梅老娘平时带孩子住那儿。

“婶儿也是没心思。”凡雁说。

“她干什么有心思，她要稍微注意点，我爸也不至于走那么早。一天三餐都伺候不好。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过的谁的日子！”凡梅继续说，“孩儿她也带烦了。人还想着再找呢。”

这信息量大了，凡雁略微有点吃惊。她原本以为，子女们都不在家，有个小超陪着，婶子应该欣慰。至于再找，属于意料之外、情理之中，婶子五十来岁，尚处中年。头绪太多，凡雁只好一件一件问：

“超他爸一点不管？”

“那还管什么。”

“真佩服这些人，到年也不去？”

“不去。”凡梅冷冷地说道。

“婶子再找也是应该。”凡雁叹息。

“人还想找有钱的呢。”凡梅嗔怪。

凡雁差点笑出来。半老徐娘，还挺有追求。凡梅接着嚷嚷：“一柜子花衣服，年年到我那儿，到凡兰那儿，第一件事就是上街。”

这下凡雁笑了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

凡梅话锋一转：“也怪凡竹。”

凡雁不理解，怎么扯到凡竹身上。

凡梅摘一片桂花叶子，叠了又叠：“多大了？还不找！他但凡要带个女的回来陪妈，日子也不会过得那么乌突。”

哦，娶媳妇的目的是陪婆婆。凡梅自己的婚姻歪七扭八，但这并不妨碍她谴责凡竹。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凡雁不往下深聊。凡竹端着盆出来喂猪，叫凡梅伸把手。凡梅老大不情愿：

“人又不在，喂这两头猪干吗？”

“你不吃？”凡竹问。

“买点不就行了。”

“你出钱？”凡竹似乎有些冲劲。

凡梅嚷嚷开：“杨凡竹你挣几个臭钱了不起了是吧！”

眼看冲突爆发，凡雁不能坐视不理。她只好挡在中间，东劝西说，好歹把凡竹拦下来，才没让凡梅的新衣服沾染猪食。



年从腊月二十六就开始过了。亲戚多，都得走。所以年三十这顿饭，是挨年轮流做。其他家则从二十六开始排饭局。今年三

十轮到凡虎这儿，他早早开始准备。二十六去凡竹家，二十七到三伯家。三伯跟凡虎凡雁的爹不是亲弟兄，他是凡虎的奶奶从山里带出来的。三伯的儿子凡松在福建做事，跟着个大老板，谁知后来公司出了问题，凡松牵连在内，坐了两年牢，年下刚出来。三伯倒不以儿子坐牢为耻，依旧笑呵呵地说：“反正老板管饭！”

三伯在县城买了房，一直没装修。凡雁估摸着他经济上早已都捉襟见肘。但面子还要充。看问题看本质，凡雁不那么乐观，做生意这事，斗转星移，快得很，说倒就倒。凡梅她男人就是例子。何况凡松有了案底，老板也未见得再用他。饭桌上，凡雁坐凡松旁边，悄悄问他怎么打算。凡松表示年后还是去南边，但不去福建，想去广东顺德。不少老乡在那边做家具生意。实在不行，他也弄个网店，反正拿货不愁。

年二十八，男人们一早起来往山里去。有个堂叔几年前就在张罗建祠堂的事——他家近些年不顺，人接连出事，他总觉得是地下的人出了问题，所以对建祠堂格外积极。选了好几处地方，最后定在山里杨氏一族的发源地，盖了个茅草棚，就算祠堂了。男人们一早去祭拜，中午回来。凡虎他爸是老大，这顿酒也在凡虎这摆。收点份子钱，是为“收回成本”。堂叔和他老婆要推本地白酒，价格还不低。储荷不愿意，说算下来，堂叔能挣两万。凡雁为难。人酒都搬过来了，总不能退回去。凡雁让在菜上再想想办法。办桌的厨师是从村里请的，烧菜水平不错，约等于职业厨师。到中午，六大桌摆起来，难得热闹。杨凡雁很有主人翁意识，挨桌敬酒。亲戚四邻也都识趣，笑眯眯夸凡雁有本事。不过，这饭桌上，客人们也少不得打量小芳的肚子。这顿酒，祁家人没露头。当然，杨家也没请。但结合先前的流言，客人们基本确定，杨家跟祁家闹翻了，杨小芳很难嫁进祁家。那么，她接下来怎么

办？孩子呢？这些悬而未解的谜题激发了乡亲们的兴致。私下里，说什么的都有。主流的看法是：杨小芳肚子里的孩，根本不是祁小伟的。捎带着，客人们也仔细观察小芳的大女儿丹丹，有五岁了吧。这孩子也奇，一岁多就能说话，两岁上就已经很懂事，俨然跟大人差不多，甚至能帮着带孩子了。有那促狭的乡亲私下试探，丹丹也知道自己没爸，但却没大在乎，如今长到五岁，迎来送往，比大人还老练。谁要说她个什么，她反过头能把对方说住。弄得大家都说，这孩子是小鬼投胎，不然怎么这么灵。凡虎妈不让说，她狠夸：“丹丹以后能做大事！”

从山里回来，凡竹就病倒了，发烧。吃了药，一夜还不见好。年二十九，凡雁开车带他去镇医院瞧。药方子没变，医生让多休息。这可急坏了凡梅。年三十这顿，还指望凡竹办，这节骨眼上怎么能病倒。

“给你爸上坟了么？”凡竹妈问凡梅。

“早上了，烧了好些元宝。”凡梅认真答道。

“凡菊呢？”凡竹妈又问。

“也烧了不少。”

凡竹妈又拿筷子，让凡竹呵了气，她去水碗里竖。没站起来，看来不是先人来探。为求保险，她又让凡雁和凡梅去请了本地的“地仙”来。地仙到跟前一瞧，说凡竹是进山撞了冷菩萨。他念念咒，再烧纸送送就行。“地仙”既然来了，凡雁宁信其有，不肯错过机会，又端端正正请他到家，起个卦，让帮忙看看小芳的前程。地仙要了八字，琢磨了一番，说：

“寡妇命。”

凡雁头皮发麻。幸亏小芳不在跟前。才是二十出头，以后都做寡妇？苦命的孩儿。

“能破解吗？”凡雁急切地问。

“难。”地仙眯缝着眼说。

“能享到子女的福。”

提到子女，凡雁又请地仙帮看看丹丹的前程。地仙要了八字，又是一阵琢磨，说：“这孩子不一般。一岁零六个月就起运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小芳问。

“就是说，已经开始进入到天道的轮回中了。”地仙道。

“那该注意点什么？”

地仙又是一阵掐指。又从随身的布包里拿出一本发黄的书查了查，才说：“这孩子五行缺水，夏天生的，又是火日，丙临申位，见土则晦，惟日照湖海，暮夜燃光，故专用壬水，辅映太阳光辉。”

“老叔，说这些咱不懂，你就说得注意点什么。”凡雁道。

“就是要跟水沾边，越大越好。”地仙道。

凡雁转头看小芳：“丹丹取大名了吗？”

小芳说还没有。

“那让老叔取一个。”凡雁说。

地仙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静波。金水格局。”

凡雁念出声：“杨静波。”

丹丹有大名了。实际上，她虽然长到五岁，但一直没去上户口。小芳跟小伟谈，本打算嫁过去，再上到小伟家。现在闹成这样，只能单弄。这是大事，凡雁提醒小芳别马虎。不上户口，以后学都没法上。凡雁又跟储荷和凡虎交代，户口的事，务必上心。

年三十不睡懒觉。凡雁爹妈早早起来，洗脸吃饭，换了干净衣服。杨凡雁给窦城打了个电话，问他在哪儿。窦城说一个人在家过，问她什么时候回。凡雁猜到，窦城十之八九扯谎。他年年

三十，都去爸妈那吃顿饭。凡雁笑着应付，又说了小芳的事，说等孩子出生，她就回深圳。谁知窦城对这事感兴趣，开玩笑说：“要不你抱回来，我们养。”

“那我抱了。”凡雁故意较真。

窦城连忙说：“头一个都不知怎么养大的。”

孩子们都起来了。凡雁一人一个红包，都是一般大小。但对孩子她不是没有区分，侄儿相南她平时照顾多点。她早就说过，将来上中学的学费、补习费她包。过完早，凡梅、凡竹、凡松都来了，一行人热热闹闹去拜年。凡雁和凡松有车，拉着人，亲戚家走一圈，邻居家也要走。见人就说新年好和一些吉利话，是为祖训。车开到祁家旁边的李家。大屋里就住着一对老夫妇。一行人去拜了年，给了小红包，出来就在祁家门口站住。凡松问：“进不进？”

凡梅脾气倔：“进个屁。”

凡雁也不主张进。接触这几次，祁家人态度都不好，她觉得够够的。一行人下了屋场，要过水渠的桥，迎头却碰到祁老娘带着两个儿子往家去。双方都站住了。凡雁回头看，杨家人都严阵以待。大年下她不愿惹事，交代：

“装看不见，过去。”

几个人雄赳赳往前走，眼里能飞出刀子。

祁老娘开口：“凡雁，怎么着，文的不行来武的。”

凡雁顶回去：“婶，别多想，就是路过。”

又补充：“过年好。”

祁小伟昂着脸，不看他们。

凡梅恨得牙痒，等两队人马错开，才骂：“那祁王八都开始相亲了！”

还是凡梅消息灵通。凡雁听闻，莫名惊诧，这边孩子还没出世，那边就开始张罗下一摊子。看来是再无转圜的余地，婚是结不成了。那孩子呢？真就送走？凡雁和凡虎都把送走当成“最坏的打算”。可当这结果真逼到眼前，杨凡雁还是感觉有点无法接受。年初二，凡兰和丈夫小鲁从山东回来了。凡兰和小鲁在深圳混得不错，一到家，亲戚邻居们都来巴结，家里又热闹了。凡兰结婚几年没孩子，对外一直称还不想要，但凡雁知道，凡兰和小鲁都有点问题。凡兰去做过试管，没成功。凡梅提议把小芳的孩子给她养，凡兰倒没说反对。按照老家习俗，抱一个过去养，说不定自己的孩子就跟着来了。凡兰跟小鲁商量，小鲁坚决不同意，还说就算他同意，老家父母也绝不会答应。凡兰跟凡梅解释了。凡梅又跟凡雁说。

凡雁叹：“看来这胎，肯定得往外送了。”

年初二晚上杨凡雁没打麻将。这几日连着喝酒，白天拜年又受了风，她头疼。凡兰小鲁回来后，不缺人打麻将。小鲁和凡松一见如故，嚷嚷着要合伙做家具生意。小芳听了，跃跃欲试。凡兰劝她：

“这两年，你就把孩子带好。”

小芳不含糊：“马上不就上小学了么。”

凡兰：“小的呢。”

小芳不吱声。凡梅给凡兰使眼色，凡兰才自觉失言。肚子里的这一个是要送走的，只是去向目前还没定。小芳打了一会儿，储荷就让上去休息。凡竹也下了牌桌，凡松代替。凡雁在楼上斜靠着翻手机，跟窦城聊微信。再一抬头，杨凡竹站在门口。还没等凡雁邀请，凡竹便进来了，反锁好门，有些扭捏。

凡雁坐起来：“有事？”

凡竹点了点头，在床边站着。

凡雁：“坐下说。”

凡竹遵命坐下，还是不肯启齿。

“遇到啥难事了？”凡雁关切地问。

凡竹半天才抬头，道：“姐，要不小芳那孩子……给我……”

一霎间，千万个念头挤在杨凡雁脑子里。她一时也弄不清因果。杨凡雁盘算了好久，才终于捋清楚点，这才抬头直问：

“你不结婚啦？”

凡竹回得快：“不是我，我有个朋友想要。”

凡雁只能说面儿上的话：“哪个朋友？这是儿戏吗？孩子那是一条命，要过去了，就得培养长大，这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。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。”

“姐，你放一万个心，这个朋友我可以打包票，真的是有心养孩子，也有能力。”

凡雁拽着他胳膊说：“真有这么个朋友？可这里面的关系有多复杂你考虑过吗？”

凡竹不出声。

“你这样是不行的。孩子长大了，迟早要找亲妈，找小芳，你怎么办，这个没法隔绝。就算小芳自觉，我们都管着。祁家呢，谁能管？那是孩子亲爹，你带到上海给你朋友，孩子在上海接受教育，将来好了、出息了，祁家能不往上沾？你怎么办？”

两个问题把凡竹问住了。显然，他没考虑那么多。或者考虑到了，他也不太在乎。可杨凡雁得考虑，她是小芳的亲姑，是即将到来的孩子的姑奶奶。这孩子要是送人，那就一定要送个见不着摸不着的地方，彻底跟这边断了联系。说完孩子的事，凡雁声音又柔和了：

“竹，反正，你要有什么难处，都可以跟姐说。”

又说：“你不用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想，就按照你的想法来，你自己过舒服了，过顺当了，那就怎么都好了。”

凡竹眼睛有点发红。杨凡雁觉得可以了，虽然说的都是些面儿上的话，真里套着假，假里又含真，但她相信凡竹都懂。楼下有人喊凡雁，凡雁披上衣服，伸头看。苗敏智杵在下头。凡雁估不透他的来意，一面打发凡竹下楼，一面收拾头发，穿衣服。老苗肯定有事。



凡雁要下楼了。十分钟之前，她还蓬头垢面，十分钟之后，便容光焕发了。老苗站着看麻将，储荷要让给他打，老苗婉拒。凡梅胆子大，调侃老苗：

“苗哥，找我雁姐，不怕老婆知道呀。”

“那要看公事还是私事。”苗敏智不怵。

“还有私事哦？”凡梅一边打麻将一边说。

众人都笑了。杨凡雁下楼了老苗不打磕巴，让凡雁借一步说话。老苗神秘秘，凡雁更觉诧异。她领着人到屋场枇杷树下，两个人瞬间被黑夜包围了。

“啥事儿呀？”凡雁问。

“好事儿。”

“别绕了。”

老苗扶着树干：“小芳跟祁家，还走吗？”

“黄了。”

老苗笑呵呵的。杨凡雁不饶他：“干吗？幸灾乐祸。”

老苗这才说：“镇上的小姚，有印象么？”

凡雁：“镇上好几个姓姚的。”

老苗强调：“姚多海家的。”

凡雁：“姚多海知道，他家的对不上号，男孩女孩？”

老苗：“小伙，可精神。”

又说：“这小姚，看上小芳啦！”

凡雁头皮一紧，问什么意思。老苗笑道：“还能啥意思，他愿意要小芳。”

大事。凡雁追问：“孩子呢？”

老苗道：“肚子里这个，带过去也行。丹丹就别带了。人条件不孬，镇上有房，也打算在县里买，平时跟他爸干点小工程。你跟凡虎说说，要愿意碰碰，给我个回话，我再带小孩过来。”

怀着孕的小芳还被人看上了，这在村里是个大新闻。事实上不光村里人惊诧，凡虎储荷也觉得意外。“带球”的小芳，还能是这么个香饽饽。凡雁问哥嫂的意思。凡虎储荷都觉得可以试试看。

“小芳呢，愿意么？”凡雁问。

这种事，还是爹妈去问合适。她是姑姑，又隔了一层。而且杨凡雁多少觉得有点尴尬，肚子里还怀着孩子，就又开始相亲。虽然祁家小伟已经这么做，相亲都相到县城里，但小芳毕竟是女人。储荷去通气了，一会工夫从楼上下来，说小芳没意见。可晚

上吃饭，小芳满面愁容。凡雁看在眼里，还是觉得有必要亲自问问侄女。麻将还在打，每晚的老节目了。头天凡梅输了不少，今儿一定要赢回来。她男人过年依旧没给钱，凡梅的气都撒到麻将上了。杨小芳打到九点，上楼去了。凡雁去洗了脸，换了衣服，才猫到小芳房里。

“你妈跟你说了。”凡雁和和气气地说。

小芳木木然：“说了。”

凡雁微笑着：“这事儿是人家上赶着，主动权在你，你要觉得能看看，就安排，要觉得不能，就到此为止。”

小芳果决：“能看。”

进了卧室，顶上的小灯照着，凡雁又看不出侄女的愁容了。也许适才是打麻将累的。凡雁又说：

“芳，咱不赌气。”

小芳：“没赌气。”

凡雁也有点摸不准小芳的脾性。凡虎和储荷总结为：任性。这一点倒是准确，杨小芳的确有年轻漂亮女孩身上常有的任性。她跟小伟谈，家里不同意，她照谈。现在相亲，她也并不抵触。她脑子里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，凡雁的理解是，她或许跟几十年前的杨凡雁一样，淳朴，天真，但小芳又比她多了几分自由。凡雁是自己把自己约束住了。跟晶晶她爸结婚，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她不满，也照结了。去深圳之后，更是有过数不尽的委曲求全。包括跟窦城，她也吃了不少苦。面对生活，她不得不低头。可杨小芳不一样，她还跟生活别着劲儿，拧巴着，一副不服输的架势。可问题是，你一个乡下的女孩，又能扛多久呢。红颜易老，说年轻也不年轻了，还拖着两个孩子，能找一条船上去，稳稳当当的，那就是万幸。从这个角度想，凡雁又感觉小芳似乎已经懂

事了，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凡梅在凡雁面前点评这事：

“我告诉你，现在这些光棍儿，是个女的他都要。”

凡梅在适婚年纪也被介绍过。对方是同村男人，凡梅没看上。

初五县城大伯叫饭，各家都去。县城大伯是整个家族里少有的混进体制内的人。六十岁在财政局长任上退休，儿子也被弄进了财政局。人生唯一的美中不足恐怕就是没孙子。大儿子努力了两胎，未果。小儿子两口子目前正在拼第三胎。从前，县城大伯很少叫人吃饭。反正凡雁印象里没有。但现在情况不同了。头年他中了风，虽然抢救过来了，但也变得少气懒言，身体大不如前。行将暮年，县城大伯也开始惦记起弟兄们，祈盼热闹。好在他老人家有面子，一叫，在家的基本上来齐。凡虎凡雁带着爹妈、小芳还有三个孩子，开一辆车，叫一辆车。凡梅连带凡竹、凡兰、小鲁还有他们的妈也都去。饭店摆了八桌。凡雁明白，这比当年可少多了。县城大伯的全盛时期，叫饭能摆上二十桌，那才叫热闹。小叔一家四口也来了，小婶仗着两个儿子都读书出来，不大瞧得起亲戚，到现场，也只顾吃，不跟人招呼。小叔的两个儿子一个在深圳，一个在厦门，都还没结婚。凡梅看不惯小叔一家的矫情，故意坐到小婶旁边问：

“厦门房价现在多少钱一平？”

气得小婶直翻白眼。

饭局上有两个大肚子，小芳和堂嫂。月悦在凡雁和凡梅跟前感叹：

“还是年轻生好，你看小芳，身轻如燕的。”

凡雁驳斥：“这还如燕？那么大。”

“肚子大，步子轻，你看小芳嘴多壮。”

月悦又小声地说：“那个，女孩。”

凡雁和凡梅都不作声。月悦又促狭地说：“不过看这大肚子，搞不好是龙凤胎。”

凡雁信以为真，眼睛睁大了。再一想，懂她意思了。她还在玩“狸猫换太子”的梗。姐仨对望，心照不宣，都笑了。月悦又问小芳要相亲的事真的假的。消息传得特快。

凡梅嘴不牢：“真的。”

月悦看凡雁。凡雁微笑默认。又说：“狼多肉少。”

月悦试探性地问：“是镇上姚多海家的么？”

凡雁：“好像是，还没正式见。”

月悦嫌恶地说：“小芳八成看不上，他家那个儿，小头猫似的，说是跟姚多海在县上干工程，其实有他啥事儿？他能干啥？大春天还穿个棉袄，剪个齐刘海。”

说着用手在脑门那比了一下：“老不老少不少的，说话也不利索。”

又补充：“抠唆。”

最后说：“姚多海有两儿，他能干过他哥？说白了，还得自己有本事。男人不像男人，就没意思了，包工程的，今天有明天无，也不是个好买卖。”

凡雁不作声。凡梅却不大高兴，她男人包工程，她感觉月悦这话似有所指。

“可惜没有领导身边的人给介绍。”凡梅笑呵呵地。

月悦倒没觉得受辱，径直道：“有倒是有一个，就是离过婚，但这样也好，人家不要求再生，省得麻烦事了。”

凡雁忙问情况。

男方也在县里开车，跟月悦男人情况类似。三十出头，离了婚，有个儿子。再找，不打算生。月悦说得天花乱坠，凡梅觉得

蛮好，凡雁也觉得比乱七八糟的靠谱。好歹，有口公家饭吃。又细问了一会儿，凡雁让月悦帮忙操操心。月悦本就是个好心的人，得了这份委托，情绪高涨，说着就要发微信。一扫眼看到凡竹跟叔们喝酒。月悦又多一句：

“竹在上海挣大钱了？”

凡梅平时恨凡竹，可到了外面，还是顾及脸面：“挣不少。”

月悦：“买房了吗？”

凡梅：“准备买。”

月悦：“打算在外头找了？老家的多好，知根知底。”

这话说到凡梅心坎上，她连忙应和：“你要有合适的，一块弄过来。”

月悦笑靥如花：“那得找个般配的。”

凡梅吐槽：“可挑呢他。”

凡雁本想让堂妹们别给凡竹多事，可架不住两丫头火一般的热情。话没插进去，主意已经定下了。这顿饭吃完，有些人就该离家了。凡兰和小鲁深圳还有生意，不打算久留了。凡竹给凡兰备的土货在县城房子里搁着，是凡雁用车拉过去的，满满一后备箱，几乎全是吃的。腊肉是凡兰第一个点名要的，而且是那种透亮透亮的成色。然后是腌制的菊花，泡茶用的，凡兰总说在深圳喝不到。还有各种凉茶干，有的是喝的，也有留给小鲁泡脚的。米酒也要单买，说跟超市买的不一样，凡兰要自己做酒糟鱼。顺带霉豆腐也装了不少。再然后是米粉，三都的，味道纯纯的。猪小肠做的团子，二十七块钱一斤那种，切了就能吃。干货占的空间最大：白辣椒干、刀豆干、藟头干、苦瓜干、马齿苋干、笋干、豆角干。剩下就是些竹制品，都是凡竹从集上买的。五块钱一把的竹刷子，刷锅用的。还有竹篮子、竹簸箕。扫地用的大扫把，

十五块钱一个，也是深圳买不到的。凡梅打趣说凡兰要把整个山搬到深圳去。凡兰笑说：“就靠这些东西续命呢。”

因为小芳，凡雁不急着返程。窦城这次表现不错，没催。大伯饭局上凡雁喝了点酒，不能开车。储荷和凡虎要回去照顾那几只羊，跟着邻居的车回去了。小芳和几个孩子留在县城玩一天。中午睡了一会儿，凡雁想再见的晶晶。估计过不了几天，女儿就要回苏州。上次借钱那事，凡雁慎重考虑了。要是给婆婆治病，她还是应该狠下心。给女儿钱可以，给前婆婆没必要。她给女儿发微信，晶晶说在医院，回头联系。这次来县城，凡雁听到个新闻。是月悦撇开凡梅，单独告诉她的。张志强再婚了，就这几天，还生了个儿子。凡雁吓了一跳。这事儿，晶晶一点风声也没漏给她。凡雁和志强早就是陌生人，他好他坏，她都不感兴趣。她只是觉得奇怪，像志强这样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男人，怎么还配结婚，还配再有个儿子。由此，凡雁更心疼晶晶。志强有了儿子，那女儿就更不被当回事儿了。晶晶彻底没有家了。近晚，杨凡雁给女儿打电话，想要一起吃饭。晶晶说还在医院。凡雁着急：

“谁在那，你奶呢，情况怎么样？”

晶晶却说回头再说。女儿这样说，凡雁不好往下问了。有什么意义呢，她也不打算出钱。老太太可怜，但她有儿有女，根本轮不到她一个外人插手。更何况，她的钱也不是大水滴来的。晚饭小芳不愿意出去，凡雁帮她点了外卖。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去商场里玩，吃炸鸡、薯片，喝奶茶，看电影，一直闹腾到将近十点。入夜，县城仿佛刚醒过来，街边的大排档吵吵嚷嚷。跳广场舞的人十点还不肯回家。凡雁的房子临街，是她妈要求的。乡下安静惯了，到县城就想找些热闹。孩子们睡了，屋里没开灯，杨凡雁坐在窗户旁边。窗户加了防护栏，横平竖直。窗户直对着

的是对面小区底商宾馆的巨大霓虹灯牌。杨凡雁有点恍惚，这是深圳吗？显然不是。但这楼宇密度，跟深圳有点相仿。说这里是家乡，也不太像。她心中的家乡，开门要见山，屋场外有条小河，永远会有个人赶着一群鸭子去河边啄草……

外头有人放烟花，冲天炮，轰一下。年快过完了，凡雁不敢相信，自己竟已逾不惑。这些年来回折腾，好像也没活出什么内容，整个人也跟通货膨胀后的钱一样，不断贬值。女儿来电话，凡雁连忙接了。晶晶哭得撕心裂肺。凡雁大概猜到发生了什么事，她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。



志强他妈、晶晶的奶奶走了，就因为小脑上的那个瘤。据晶晶说，后来叔伯姑几个也都愿意凑钱，是老奶奶一定不干。之前凡雁不理解，现在懂了。前婆婆估计还是想走得利索点。开颅，能不能好两说，恢复又要钱又要人，她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，也对这些子女没信心。人生自古谁无死。如此想来，凡雁竟有点佩服老人，能干干脆脆走，也是种福分。退一万步讲，活着干吗？充当劳动力，给儿女们看孩子。还有句话凡雁不好在晶晶面前说。她妈执意要走，恐怕也是被志强又生了个儿子吓的。孙女好不容

易带大了，又来个孙子，无尽的苦……还不如一了百了。凡雁把女儿接回家已经夜里两点了。老人刚走，子女们忙着办丧，没人注意晶晶。凡雁怕晶晶难过，洗了澡，母女俩躺在床上说话。凡雁给她兜底：“以后过年，你就去深圳。”

晶晶固执：“不去。”

凡雁：“那去哪儿，到你爸这？”

“哪儿都不去，就在苏州。”

凡雁深呼吸：“有什么难处，就跟我谈。”

她毕竟还是她妈。谁知晶晶不客气：

“能不能给点钱？”

凡雁愣了一下，她没想到女儿这么快又有用钱的地方：“干什么用？”

晶晶：“不想在工厂干了，想弄个美甲店。”

这倒是正经营生。县城出去的女孩，没学历的，好多做这个。凡雁问：“多少。”

晶晶：“八万。”

打了个八折。凡雁默然。

晶晶连忙说：“就当是嫁妆，以后结婚，我不找你要钱。”

凡雁岔开话题：“开始谈了么？”

“有一个。”

凡雁追问：“什么时候带回来。”

晶晶：“没到那步。”

凡雁：“那两点记住了吗？”

晶晶：“知道，别学小芳。”

外头有动静，是小芳起来上厕所。母女俩不说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安静了。凡雁才说：

“你以后就会知道，这几年对你多重要。”

是啊，对于农村出去的女孩来说，青春，就是她们的全部筹码。凡雁当场就拿手机转了款。她感觉好像是两清了。晶晶收到钱，也成了个温柔的女儿，一直到天亮，她跟凡雁说了不少心事。天亮，晶晶走了。凡雁去楼下给小芳和孩子端了早饭。吃好弄好，又开车回村。老苗打电话来，问白天能不能见。凡虎说让等两天，他要去旁边县城的远房大姐那走亲戚。在县城大伯的饭局上相遇，凡虎才发现还有这门亲。亲戚们要来看，大姐自然举双手欢迎，嫁到旁边县城几十年，还没有什么亲戚上门给她长脸。于是凡雁刚回村，车子又启动了。凡虎凡雁凡梅凡竹一行四人沿着河岸向上游开。

凡雁已经猜到老哥的用意。小芳要生产，最坏的打算把孩子送出去。凡虎突然去大姐那，估计是探探路。但凡虎没正式提，凡雁就不问。凡梅难得撒开孩子放风一天，一路高歌，凡雁嫌脑仁疼，就故意逗凡虎多说说家史。一说话就长了。杨家原是山民，住在大山里，多少年从不外出。到了凡虎爷爷这辈，确切地说，就是凡虎的亲爷爷，才带着几个弟兄走出大山。凡虎他奶是沈阳人，原本是个国民党将领的女儿，从小养尊处优，蒋介石败走后他们家没跟过去，大小姐流落到此，认识了凡虎的爷爷，结为夫妇。从此开枝散叶，成了一户人家。这事儿，凡雁听老哥说过多次，每次提到奶奶的身世，凡虎都要补充一句：

“我奶奶的两个亲弟，一个去了台湾，还有一个参加了抗美援朝。”

凡竹感兴趣：“然后呢？”

凡虎便道：“去台湾就不知道了，抗美援朝的好像也没回来，就死在战场了。”

杨家的传奇到此打住。后面好像就没什么值得说的故事。唯一能讲的，无外乎凡梅凡竹那死了的爸，是村里第一个万元户，八十年代第一个买电视机、摩托车的，村里人都巴结。但后来因为种蘑菇亏了本欠了债，多少年都在福建打工、躲债，末了是为了做木材生意东奔西跑，脑溢血死的。一提到老爸的“出师未捷”，凡梅就要叹息错愕：

“我们这家，咋就没再出个能人。”

大姐早早在村道上迎着。出嫁这么多年，娘家那边第一次来这么些个人给她架相。大姐高兴得嘴就没合拢过。她两个儿子都在福建打工，女儿嫁到市里，如今她老两口在乡下住。喂鸡养羊，日子还算清闲自在。凡梅嘴快，大姐问，她便匆匆把家里亲戚的情况都描述了一遍。说到自己情况，凡梅多少有些夸张。凡雁听出来真假，也不点破，只跟凡竹对了个眼色。午饭当然是极尽丰盛。吃完了，大姐带几个人去山里转转，说那有个温泉。凡梅问开发了没有，大姐说是半开发状态，车开到山隘，得走路了。这一片都是柚子树，成熟了来不及摘的马家柚落得遍地都是。凡梅和凡竹捡了几个当保龄球玩。天半晴，入了山则微微有雾，跟仙境似的。路边的村落安静得不像人间。凡雁上前赶上大姐，问：“这还有人住么？”

大姐笑说：“前几年有个十户，现在只有一户了，都搬到山底下了。”又走过半个山坳，到地方了。说是温泉，其实就是一汪热水。这儿泉眼少，但水温还算合适。几个人脱了鞋泡脚。凡虎则把大姐拉在旁边说话。凡雁瞧着，估计在说正事了。她装不知道，也不问，等到下午回到家，凡雁才问凡虎打听得怎么样。凡虎愣了一下：

“说帮问问。”

又说：“也不是什么好地方，比咱们这还穷。”

凡雁反问：“真打算送走了？”

不等凡虎回答她又说：“真要送就送个找不着的地方。”

凡虎大吐气：“到时候再说，不一定呢。你要在深圳那边有路子，也问问。”

凡雁轻声答应了。她当然理解老哥的纠结。养个孩子，对他来说当然是负担。但客观讲，如果仅仅是给口饭吃，凡虎也不是不能承担。他只是咽不下这口气，不想给祁家养孩子。但如果送到个穷地方，他又免不了为孩子担心。凡雁倒能在圈子里问问，可她就怕万一孩子落到人贩子手里，或者到了一处虐待人的人家，那可真就造了孽。晚饭后，老苗又打电话来问时间。凡雁问了凡虎，又让储荷问了小芳，确定第二天上午相亲。

次日小芳没睡懒觉。不是不想睡，而是一大早花灯队就闹到家门口，送福送财，龙啊凤啊的，锣鼓喧天。孩子们看热闹，小芳则站在门厅梳头。凡雁过了早，本想帮小芳打扮打扮。毕竟是相亲，太随意了对人不尊重。但小芳不愿意化妆。凡雁只能帮她找了两件衣服搭配。黑色绒裙黑线衣，线衣外再罩一件紫红色的编织披肩。头发拢起来，收束在头顶，虽然肚子高挺，人依旧显得精神。上午九点多，老苗带着人到了。邻居们站在屋场聊天，凡虎不在，储荷张罗着，又是让老苗和小伙子进门，又是喊小芳。小伙子还算巴结，一来就塞糖，见着人就是一把。上年纪的老人们拿了他的好处，嘴里多说这小孩会做人。凡雁陪着小芳出来，她经历过女儿相亲，大致知道流程。老苗进屋，介绍说这是小姚，这是小芳，然后就跟凡雁退出客厅。光从面相看，凡雁不大瞧得上小姚。月悦没说错，这是个拎不起来的男人。可偏偏老苗不晓得收了多少礼，一劲儿吹捧：

“小孩不错，有房有车，知道心疼人，没怎么谈过，人老实。”

凡雁：“会不会太老实了。”

老苗：“居家过日子，找个安分守己的就行，再说小芳这样的，情况特殊。”

凡雁虽然一万个不高兴，但也不得不承认苗敏智说的是事实。如果谈成，小芳那就是“带球进门”。若不是男方急得不行了，也不会如此“包罗万象”。小芳的长处她当然清楚。还算年轻，还算漂亮，但也行走在悬崖边上，岌岌可危。不大会儿，姚多海家的出来了。老苗凑上去问怎么样。小姚就说：

“满意。”

又央求：“叔，你多夸夸我，多说说我的优点。”

老苗朝凡雁抬了一下下巴，示意她一起进去问问。

小芳端坐在沙发上，嗑着葵花子。苗敏智和凡雁进来，她勉强动动屁股，就算迎接了。老苗忙让她坐下，关切地问：

“感觉怎么样。”

小芳：“不太合适。”

凡雁差点笑出来。老苗着急：“年龄也合适，家庭也好，对人也好。”

小芳：“没感觉。”

老苗一口气好像上不来似的：“感觉慢慢培养，居家过日子，还是要找个稳当的。”

又问：“留微信了么？”

凡雁见侄女的态度表得算明了，拦在头里：“再看看，不着急。”

老苗嘀咕：“还不着急呐！”

小姚站在屋场树下等待。直到凡雁和老苗“做工作”出来，

愁闷依旧没从他脸上散去。老苗强行乐观，对小姚说：

“再找找，再给你介绍好的。”

小姚脸耷拉着，眼睑微微颤抖，两只手无所适从。凡雁明白他的窘迫，只能微笑不言，以示鼓励。她忽然觉得小姚简直就像镇上菜摊上的一棵剩菜，蔫了，萎了，明知道不会有人问津，但依旧被摆出来，丢人现眼……还不如丢进垃圾桶算了。不结婚又怎么样。

老苗说再介绍，小姚似乎也有点生气，但生气也不那么理直气壮，他柔弱反抗：

“我不想相，非让我相……”

家里人的做法，他是无从反抗的。他被困住了手脚，丢到相亲市场上，别人想怎么打就怎么打。哪怕把他的脸摁在地上摩擦，他也得受着。

这一役后，小芳的名声出去了。知道的，都说她不识抬举，自视太高。不知道的，则把小芳传说成西施、王嫱。还有说小芳是狐仙转世，什么时候都不愁没人要。凡雁也没细问小芳，她看着都不行的人，小芳自然瞧不上。祁小伟虽然浑蛋，但好歹看上去还像个男人，长得也俊。姚多海家的儿子，则一点男人味都没有了。过完初六，家里的菜又不够吃了。除了腊肉，鲜肉几乎没有。储荷打算杀一头羊，凡雁不赞同，她年里头去拜过佛，不想杀生。那就买。去镇上买菜，基本是凡竹陪着。凡兰小鲁早走了，凡松也打算出去，家里只剩凡梅、凡竹，老人们去打小牌的时候，晚上都凑不齐一桌麻将。出了年，月悦来电话，说她男人跟也给领导开车那哥们儿说了，哥们儿说想见见小芳，认识一下。



小芳出嫁（王影璐、辛云来主演同名电视剧原著）

伊北

来自微信读书



重庆出版社 推荐

